

子

思

子

漢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
自隋唐開始故漢魏諸書引子思子語與唐馬總意
林同而竝曰子思從舊名也毛詩譜引中庸一事史
漢注引中庸兩事文選注引緇衣兩事意林所采子
思子十餘條一見於表記再見於緇衣則梁沈約謂
令小戴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類別皆取諸子思
書中斯言洵不誣矣其書唐代猶盛行文史家類書

家所引或從舊名曰子思或依新題曰子思子此各家體例有不同也北宋之初其書猶存太平御覽采取頗多而脩稱子思脩稱子思子一部書中稱謂錯襍豈其所引子思語別見於它書與然檢諸古籍多目為子思子則輯御覽者人各異題初無別於其間也意林載子思子七卷南宋以後七卷本已難獲而晁公武猶及見之其季遂以淵博如王伯厚已不得

見所見者汪暉輯本藝文攷證云今有一卷皆取諸
孔叢子非本文卽據汪輯而言也汪輯凡九篇內篇
割裂中庸文分天命爲魚誠明爲三外篇刺取孔叢
子書有無息胡毋豹器服魯穆公任賢過齊六篇所
輯踳駁本不足傳令并此而亡之近時輯子書者以
嚴鐵橋馬竹吾書爲巨觀而皆不及子思子非六合
內之大憾與初以周輯意林逸子四十四種內有是

書所輯皆古人引子思子語其單書子思者別見於後孔叢子所載不濫及焉近染寒疾已踰一載時思舊輯疏漏宜重董正而精力不逮爰命南菁講舍諸生廣為搜羅復得若干乃加注焉而寒熱時發功有作輟凡四閱月而後歲事以中庸系德義記緇衣坊記之有篇名者為內篇凡五卷漢魏唐宋儒書有引述子思語亦竝看輯檀弓引見七事孟子引見三事

雖或系後學之傳聞而語著經典卽非出諸本書而輯逸文者自宜據補總曰外篇一卷孔叢子雖贋書而售贋者必參以真其術方行若槩以贋不能售也魏晉時子思子具存作偽者欲援以爲重錄其真者必多王肅家語其故智矣若盡擯之不已矯乎凡引見五十二事別之曰增錄又一篇都爲七卷時襄輯逸文者顧鴻聞曹元忠胡玉縉將元慶達李林之祺

之功為多云歲在柔兆涒灘相月黃以周哉生識

子思內篇卷之一

中庸

漢高密鄭玄注

定海黃以周輯解

案賈逵云孔伋竊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化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此語出於豐坊本不足據而自坊以再如學齋佔畢纂古小學講義三經見聖編樗齋漫錄等書皆以大學爲子思化則其說固不自坊始也然漢唐諸儒家並無此言終不取從謹以中庸篇爲首鄭目錄云孔子之孫子思伋化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其說此篇之義與抑別一書與今未

可知矣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民所受天地以生是性之體也其用之在人謂之庸庸常用也用也其字从庚从用用中為常道天下所不變易也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註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絕句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

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倣之是曰教

五行配屬信屬水智

屬土舊說如此後人收屬智水信土非

案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賢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

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章句兼人物以言性其門人劉季文辨之

天以是氣賦於人而理卽具於其中烝民詩所謂有
物有則初無理氣之可分也春秋左氏傳曰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則天命者命此中謂之性者
性其中也中爲物之則故傳又曰是以有動化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孔子曰夫有物必有則卽率性
之說也性稟五行之秀氣其存諸內者曰仁禮諒信
智之五德亦曰五性其見諸外者曰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五常亦曰五達道道之推廣於家國天

下民人者曰禮樂刑政其教也脩一化修下同此三句爲全章之綱領下皆發明此意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注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臾離道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盡肆其情也若有佔一作聽

之者是爲顯見甚於眾人之中爲之

○此承上率性之謂道言之道出於性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具此性性不可離亦安可離道不可者警戒之詞非言道體可離非道又反復申明率性之謂道之意君子於不睹不聞之地猶戒慎焉恐懼焉是道無須臾離之實功其見乎隱二句又申明所以戒慎恐懼之意凡人祇知不睹不聞隱耳微耳不知此隱微中人屬爾垣鬼闢爾室其爲顯見其是過焉故君子必慎其獨獨者不睹不聞之地慎卽戒慎恐懼也注意如此朱子章句以戒慎恐懼爲靜存天理之本

然慎獨爲動察人欲之將萌隱較不睹聞爲有迹微較不睹聞爲已著當時呂子約頗病其破碎支離然章句用意精益求精而鄰於支離者有之此注別有深意未可厚非存參可也釋書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案此承上脩道之謂教言之教施諸人道先脩諸己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時情涵於性性者民所受天地之中故謂之中用其中自無並戾故謂之和下文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注云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則達道猶庸道也和爲天下之庸道此中庸所以謂之中和也夫聖人自誠明容有不待思索自合乎中和者其下率性而行於道必有過不及則未發已發時時求其中節而脩之不能不用思索所謂自明誠之教必先脩乎在我者也又以此道推而廣之於人致中於未發而思喜怒哀樂如何得其節致和於已

發而未喜怒哀樂如何合乎中至天地得其位萬物
被其育中和之極致卽脩道之教之極致也然則未
發時無思索惟自誠明者能之誠者不思而得也自
明誠卽孟子所謂思誠者未發之中未有不由思索
而能得者若謂一思索便是已發則未發時無所喜
怒哀樂也何以見無過不及之中乎已發時方思索
則喜怒哀樂至此才有主張何以見中爲大本乎說
詳所著經訓比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
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注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圖此引夫子言以結上文而又一再引申以致反復丁寧之意也下文子曰皆仲尼言故首著其字且以明戒慎恐懼之慎獨卽君子之中庸也孝經疏載劉瓛引張禹云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謚曰仲尼張禹之意首標仲尼舉中和之聖以示極則亦備一義子思旣引夫子言以結上意又申

其義曰君子之中庸也以其人爲慎獨之君子而又能隨時用中小人亦自以爲中庸也以其人爲反中庸之小人而初無所忌憚也然則中庸以戒慎恐懼而行以無忌憚而滅子思一再咏歎其意深長矣注容貌君子容貌小人亦以戒慎恐懼無忌憚爲說釋文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非

右一章共三節揭中庸之節目爲全篇之綱領後一節反結中庸之德非戒慎恐懼之慎獨君子不能行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

案特揭中庸鮮能以領下數節之意明民之過與不及之多也注以能久連讀卽下不能期月守之意近讀皆以鮮能爲句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注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爲之中

案首言道之不行承上民鮮能久言之而不行由於

智不明由於賢者智者自恃其識之高而從事瑣碎
反有乖於體統以致道終不行賢者自恃其行之端
而舉事疏闊不復講求於節目以致道終不明至於
愚不肖之不及一則以昧惑失事宜一則以利欲令
智昏宜其不能行道明道矣然賢智愚不肖於道有
過不及豈能出人倫之外哉故曰人莫不飲食飲食
之過反變其味飲食有所不及不知其美故曰鮮能
知味莫不飲食孟子所謂終身由之是也鮮能知味
孟子所謂不知其道者眾是也俗儒不解經意將不
行不明字互易考後大謬鄭注發明中庸爲崇禮之

書於未發之中注云中爲大本禮之所由生於此章
注過與不及又以爲唯禮能爲之中并溯未發時言
中居禮先後據已發時言中又見禮後春秋傳謂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禮義之則是并說所本仲
尼蒔居論師也過商也不及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
制中也是後說所本經及注多澈并澈後之語讀者
會其通焉可也

右二章明中庸之鮮能由過不及之多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困閑無明君敎之

案道卽中庸此又特提中庸不行以領下數節之意其病在子智自雄者不能擇又不能守故舉舜回以示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擇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泥邇近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爲舜舜之言充也

疏云謹法受解成功曰舜仁義盛明日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

案兩端承揚善言謂善言之參差者故注以爲過不及唐虞相傳曰皐中夫子申之曰擇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則輒中卽中庸之義庸者用其中爲常道也注意上節道其不行閔無明君教之此舉舜之擇兩用中使其民無賢不肖皆能行之以示明君教民之極致

子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注言其實愚又無恆

案舜之好問察言尙不致自謂子智子智自雄者皆妄人也罟罔之總名獲謂柁鄂陷阱謂陷之弓阱阱謂穿地書疏擡以捕虎豹穿地爲淡坑又設機其上

防其躍而出也禮疏堅地阱淺故又設柎鄂於其中
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周禮疏阱穿地爲塹者漢
則不須別設柎鄂據堅地不得深故須柎鄂柎鄂者
豎柎於塹中向上鄂鄂然說文阱陷也从阜从井會
意或作穽从宀期月帀一月也字本作稭說文稭復
其時也期朝謂一朝復期月謂一月復期季謂一歲
復或依論語集注訓爲徧一歲之月非狄慳吾云顏
子僅能三月不違仁而此乃責其不能一季守不亦
過乎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

注拳拳奉持之兒

案此承上不能期月守言之弗失之自誓之詞

右三章舉舜回之能擇能守以爲予智者戒能擇者大智能守者大賢予智者愚且不肖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注言中庸難爲之難

案此又揭中庸不可能以領下數節之意子路問強節爲均國家蹈白刃者示以則繫隱行怪節又爲辭

竅祿者定其節顏子服膺弗失尙不叙自謂可能謂中庸可能者無忌憚之言也陷鹽鐵論引佗冒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大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論言三者所以爲強者異也抑詞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南方以舒緩爲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衽猶席也北方以剛猛爲強故君子以下此抑女之

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見塞或佯色

案南方寬教志在均國北方衽革志在蹈刃皆自以爲中庸而實非中庸必如君子之中和不變斯爲均國蹈刃之極則塞與蹇通故注訓爲實說文蹇實也从心塞省聲虞書曰剛而蹇蹇與色音相近故或佯色無義故注不從矯荀子臣道篇注引佯矯

子曰絜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

注 絜讀如

一作爲

攻城攻其所係之僂僂猶鄉也言方

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佯後世名也弗爲之矣恥之也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爲時人之隱行唯聖者能之言隱者當如此也費而隱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僂也道不費則仕

絜

絜如字絜隱謂以隱爲常注讀爲僂謂方鄉隱身

漢藝文志論神仙家引佯索隱謂亦處幽隱義並相近與易傳之索隱爲學術深遠辭異平絜鄉隱而行詭譎以佯後世之名是其求見知之心甚切也與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相反故聖人不爲遵道而行非

絜隱之行怪者矣故謂之君子而身方遵道行世候
以君使不得志奔命亡走亦非終事而退之義吾弗
能已所謂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輒慮而從之是
也表記事君慎始而敬終注云輕交易絕君子所恥
亦此意也半廢對絜隱而言與論語表記中道而廢
爲學問暫時休息者亦異易文言傳曰遯世无悶不
見是而无悶不悔猶无悶也身處遯世亦依中庸而
無所怨尤於其閒斯合聖人之道此非以遯世爲聖
也亦以於道有拂而身乃隱耳道不拂則仕是所謂
依乎中庸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詩皇矣四

方以無拂箋云拂猶僥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七字連
讀繫隱半廢皆不論道一拂志卽辭黻祿悻悻而太
是亦謬託乎中庸而實非中庸必如君子之道拂而
隱乃爲辭黻祿之極則

右四章舉中庸之道爲均國家陷白刃辭黻祿者
示以極則通晦數章讀之中庸之道在慎獨賢智
俱不足恃惟能虛心以擇服膺以守而後出而應
世入而遊世乃有合於聖人之道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
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天地

照與讀如

一本作爲

贊者皆與之與

土昏禮文音干與之與猶豫也

言匹

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
者以其知行之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
由此故與憾悞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尙有所悞
焉況於聖人能盡倫之乎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
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

盡兼行察猶箸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
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箸明於天地也造端乎夫
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能

案及其至也聖人有不知有不能俱就匹夫匹婦言至謂其知行之極至匹夫匹婦雖屬愚不肖而其知行極至之處自有聖人不知不能者而聖人卒以其與而有知以其能而有行此君子之道所以致廣大而盡精微也或汜說至爲造化之理道體之極或兼說大初以上六合以外或說不知如同禮問官之類不能如堯舜病博施之類皆非經旨釋文憾本又作

感憾感皆後起字古文化憾人有憾於天地謂其才性之偏至愚不肖之極致處皆其偏至者也有偏至卽有憾惟君子能知天地之化育又能盡愚不肖之知能故說天地之大事有天下載籍所莫能載者可謂博矣說世間之小事嘗得匹夫匹婦之與有所知能有所行天下方技莫能爲之破可謂精矣其參贊之功上至於天下至於地無不順化育之自然俾人物各盡其性故引大雅旱麓詩以物性之得所證其上下之昭著此君子之極至所以贊天地而不憾天地也賁本又作戴同說文化賁上下察卽察乎天地

察謂昭箸毛傳用中庸語以爲詩之本義鄭箋易傳
非也此注所言自當後人解此多淑詭元眇之言更
不足信 又案旱麓詩與四月篇反對彼云匪鵠匪
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箋云言鵠鳶之高
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鵬鳶而高飛非鯉鮪而
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
與亂政故知四月四匪之失性爲與亂則知旱麓之
鳶天魚淵之順性由在上之德化所致矣潛夫論德
化篇引此詩而申之曰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
鳥下及淵魚無不歡忻說豫此古義也

右五章明愚夫婦之極至猶有憾於天地而君子之知能能贊天地而無憾尤爲極至之大而其造端卽在夫婦間故末四句總結上意以起道不遠人之意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案詩幽風伐柯篇柯斧柄則法則睨邪視也率性之謂道道何遠於人故引詩以證不遠然詩之所謂不遠者猶遠而人之爲道未有如此其遠也何也所執

者已成之柯所伐者未成之柯雖尺寸略具而不無
長短大小之𡵚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君子之治人
也卽其入之道還治其人旣無彼此之分且能改卽
止又不責以所不能是未嘗遠人以爲道也如爲道
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卽不可以爲教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案道之切近於人者莫如忠恕故又舉忠恕以明之
中心爲忠謂內盡其心也如心爲恕如其心以及物
也己不願勿施人卽忠恕事違猶去也距也道卽中
庸之道也人能忠恕於中庸之道相距不遠則忠恕

者中庸之次也忠近中恕近庸內以盡諸己者主忠外以施諸人者主恕

君子之道四正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圖有餘不敢盡當爲人法從禮也君子謂眾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兒

案此道之責諸己者也父君兄友之事庸行庸言之

謹皆忠道之不遠人者也韓詩外傳四曰有君不能
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
敬有弟欲其從令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章句
讀子臣弟友句與韓詩合慥之言慥自急救也廣韵
慥言行急也字義同速速今慥字玉藻見所尊者齊
慥注慥慥也說文速字籀文慥从辵爲行之促古文
慥从言爲言之促慥慥同文是化字本義曰有言行
相顧之意

君子絜其伋而行不願乎其外絜富貴行乎富貴絜貧
賤行乎貧賤絜夷狄行乎夷狄絜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人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絜絜皆讀為絜

今注疏本絜絜二字誤倒茲依惠校宋本

不願乎其外謂

恩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援謂牽持之也無怨人無怨之者也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岳本燕布字攷證云正鳥

名周禮射人賓射之儀畫布為正是也原本燕布字者以凡侯皆布為之彩畫三分之一不必復言布耳乃省文非脫簡也

國此道之施諸人者也燕人不自得爲絜伋而行之
樂不陵不援不怨不尤不求諸人反求其身皆不願
乎外之意此恕道之不遠人者也絜當依注讀係訓
鄉或訓見在或訓平絜皆與其字語氣不合微或作
傲譌或作僥俗

右六韋明忠恕之道不遠人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
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瑟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

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

國辭者譬之偕本亦作譬詩小雅常棣篇耽詩作湛
鹿鳴和樂且湛毛傳云湛樂之久也帑本作拏釋文
云帑書傳及詩箋並云子也杜注左傳云妻子也燕
兼及孫者案注孫字衍詩以妻帑並言是帑亦不及
妻凡家道之乖多由妻子之先自睽今以妻子無睽
心致兄弟之樂且久是能空其室家而順其父母矣
此以卑高爲文妻子卑於兄弟父母更高者有注以
兄弟父母爲遠於義難通疏乃添說遠人經外支詞
矣

右七章言順父母先合妻子爲登高自卑始要因
父母而推及鬼神廟郊之祭爲行遠自邇始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
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淫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
神之氣生也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優之兒格
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譬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
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

案鬼神者天神地示人鬼視之聽之者人體物亦謂人以心體之也不可遺謂不可遺鬼神與不見不聞亦一律注訓爲鬼神體物因破不可遺爲無所遺未是爾雅洋洋恩也先君子倣居集曰鬼神之盛人視之不見安殺不見而遺之人聽之不聞安殺不聞而遺之人以心體物知其不可遺則不可度矧可射乎義較注爲碣實詩大雅抑篇射厭也釋詁文字讀爲數振鷺在此無數三重章亦引佗射誠之不可揜謂鬼神爲德無微非顯承祭祀者能誠之自有不可揜如此誠謂不可射不可揜卽不可度之意如此夫贊

鬼神之德之盛注義誠之亦就鬼神說申之者遂作
元眇虛靈之想非經旨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
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
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匿名令聞也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
福惡者天厚其壽皆由其本而爲之栽讀如文王初
載之載載各本並講
爲栽栽猶殖也或講
爲植培益也今時人名

艸木之植或譌為植曰栽築牆太版亦曰栽栽或為茲本亦

化滋覆敗也憲憲興盛之兒佑助也

國祭法有虞氏宗堯謂宗祀五帝於明堂以堯配饗此宗廟饗之謂舜自饗其宗廟說詳周氏辨正合四海之懽以盡事親之道是謂大孝舜壽鄭注尙書謂生三十季歷試二十季攝位至成五十季舜季一百歲與史記本紀合偽孔本以二十在位爲三十未是詩大雅假樂篇嘉毛詩化假借字憲憲當依毛詩化顯顯注訓興盛讀爲致右憲左之憲音義同軒申重也民以百姓言人以百官言論語脩己以安人脩己

以安百姓與此同 又案古人栽種之栽用載載有生植之義自漢以來經典通用栽字而載生之義轉隱說文栽築牆長版也本無生殖義故注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明古人正音也載猶殖殖謂生殖或从木作植非釋名釋天載生物也琴賦披重壤以誕載兮注載生也是其義今時人名艸木之植曰栽通時讀也植謂植去取築牆去版之植通之未免迂遠故注分別明之載或爲茲者載茲同屬之咍部載从戔聲詩下武昭茲來許東觀漢紀作昭哉說文茲艸木多益也从絲省聲多益者蕃殖之義較用植版之栽於

義爲勝鄭取時讀之近者故從裁字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
佗之子述之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
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
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注聖人以大治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

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纘繼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未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紃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來者之喪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者乃服之也承

葬祭說期三季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
變

園緒者統之丞而未竟者也說文緒絲端也壹戎衣
書康誥化燼戎殷惠氏云鄭讀從康誥古依字化身
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讀殷爲身聲如衣也呂覽權勸
篇云親鄣如夏高注鄣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
曰衣語與注合或讀衣如字謂一著戎衣孔疏已駁
之或依康誥文謂燼大殷戎大也別一義末注訓老
據文王世子篇武王八十三爲諸侯八十七爲天子
故云老諸書述受命多異說當以此爲正追王三王

據書金縢禮大傳是武王事此乃屬之周公故注疏以彼爲改號此爲改葬其實文王之王自在追王大王王季之再據大雅綿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自見而大王王季之王雖在武王之時其事蓋周公實贊成之也改葬之說辨人多疑之然周官冢人掌墓地各以其祔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是葬之隆殺在邱隴大小高卑與所樹之木或松或柏之多寡是可改者矣若謂并棺槨而易之慎矣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孔疏引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祖父若喪中之祭虞祔練

祥仍從死者之數其說依據小記禭記是也期之喪
達乎大夫注以諸侯猶服期故據旁親之降在大功
者爲文其實天子乃絕期天子爲后期包於三季之中詳見本疏此當
依白虎通義喪服篇作其之喪達乎諸侯爲是三季
之喪不盡父母故下文以父母之喪別言之父母之
喪無賢賤明其餘三季猶有差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
時會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賢賤也序
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

齒也踐其伋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絜脩謂埽蕘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時會四時祭也序猶次也齎謂公卿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其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齎爲伋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謂若特性饋會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饌

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至燕親親也齒亦季也踐猶升也其省其先祖也踐或爲續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示讀如寅諸河干之寅寅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序廢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案宗器注以爲祭器是已然據周官典庸器文則庸器於祭祀亦陳也又據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大祭則出而陳之注云玉鎮天球弘璧之屬寶器兌戈和弓之屬則玉鎮寶器亦陳焉攻章句者以爲

赤刀天球諸器於大饗及大喪陳之不陳於祭祀亦失攷裳衣亦當如注說或以爲魂衣設之神座者尤杜撰公槩注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時會謂四時之新會如薦麥薦黍及薦韭薦櫻桃之屬章句春行羔豚云云乃煎和衷味非所以享神明者也昭穆以子姓言子姓之無祿者俱去於阼階之東鹵面北上昭與昭齒昭畢及穆穆與穆齒穆畢又昭與昭齒如初俗解序昭穆于室中以太祖及祭者之左右分之大謬事爲祭祀之事俗解以序復序事專主異姓亦非公族之

序廢如外朝序事辨賢宗人以官授之注引文王世子文正見此以同姓言也旅眾也酬導飲也特性禮旅酬兄弟弟子一人舉觶無算廢乃有賓弟子並舉觶之禮經意所重在同姓故專舉旅酬凡旅酬欲神惠均亏在堂故以尊酬卑謂之下爲上注欲明逮賤之義遂以無算廢指旅酬中非謂舉觶亏其長爲下爲上也無算廢時神惠均亏在庭執事者專與飲酒不執事者不與故以有事爲榮有事謂助祭之羣有司亦非以舉觶爲有事也逮釋文作逌爾雅釋言曰逌逌也赫釋漢石經公羊碑祖之所逌聞今本作逮

蕤毛謂祭畢賜祫之禮祭統第九倫所謂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故尋以毛爲序不然穆之毛有踰乎昭者
矣將祭之伋在堂下阼階東齒面行禮謂行祭祀之
禮也踐或伋續續踐古通詩崧高王續之事釋文引
韓詩伋踐是其例奏樂有二時一在降神再一在薦
獻後所尊謂祖廟所親謂子姓禘嘗謂大禘嘗非時
祭也大嘗卽祫祭示古視字仲尼燕居篇伋其如指
諸掌而已乎注讀如寅諸河干之寅以爲聲之譌讀
如當伋讀爲詩鹿鳴箋云示當伋寅

右八章發明鬼神之德之盛承祭祀者洋洋如在

自知其德之不可揜因及舜之大孝文武周公之
達孝以明祭祀雖屬幽隱而實中庸之道故以示
諸掌結之 又案達孝章所敍亦依祭祀節次言
之也李厚庵云潔治堂室陳設器物備具簋豆皆
預期之事也敍羣廟昭穆之主此句未是辨助祭賢賤
之班授奔走執事之職皆方祭之事也飲福酒則
酬於階綏後祿則燕於寢皆祭將畢及既畢之事
也凡此皆春秋時祭也下宗廟禘嘗之禮與郊社
並稱則并包大禘大嘗之祭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敬政地道敬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般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恩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恩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恩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注方版也策簡也敬猶勉也樹謂殖神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艸木矣敬或爲謀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

於桑蟲然爲政在人在於尋賢人也取人以身言明
君乃能尋人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
言今本作存問之言在下佔十四字其屬在下著脫
誤重在此

案方版策簡以木竹分之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
及百名書於方以大小分之則策大於方而編諸簡
爲之簡一札也又小於方敏一作謀敏謀古通用字
洪範聽化謀謀與敷同何晏景福殿賦克明克哲克
聰克敏義卽本於洪範蒲盧亦名蒲贏見國語毛詩
化果贏亦化贏贏毛傳果贏蒲盧也故注以爲土蜂

說文所謂細要土蓬是也或據沈括說蒲盧蒲葦也
或據埤雅說瓠之細要曰蒲盧皆異說之不足據者
蒲盧喻其速瓠葦之生皆積月桑時果蠶之化不過
七日與引譬之意爲合俞氏云此承人在政舉而言
文武之政不能自舉而必待其人如蒲盧不能自生
而必待桑蟲之子也此說與注意亦異脩道以五性
曰以仁者省文仁从人二古文化忝左傳參和爲仁
與字義台大射儀指以耦注聘禮每曲指注公會大
夫禮賓入三指注並云人偶爲二人參和之義周官
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注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

萬民仁从人二三亦耦也故以相人偶訓之偶亦化耦故君子以下又承上申言之修身以道言事親以親親爲大言知人以尊賢爲大言知天以禮所生言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典禮者下文所謂五達道三達德是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好學近乎

三十一
知力行近平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
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
天下國家矣

圖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
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利謂貪榮
名也勉強恥不若人知斯三者言有知有仁有勇乃
知脩身則脩身以此三者為基

案昆弟與兄弟渾言通析言別昆弟者同父兄弟也
卷服經傳以昆弟為同父之定名故異父者必加從
祖從父從母以別之兄弟為族親之通稱其異姓者

謂之外兄弟或泥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遂謂大功
以上可稱昆弟異族亦可稱兄弟誤矣所以行之者
一也者達德分爲三而所以行此五達道者同也王
懷祖據史平津侯傳漢公孫弘傳引用經文無一字
以爲上云所以行之者三此云三者所以行之文義
相應不當有一字蓋因下文而誤然泐言孝至篇云
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一是揚子所見本已有一字
矣生而知之者知之至也學而知之者所謂好學近
乎知者也安而行之者仁之至也利而行之者所謂
力行近乎仁者也好學力行亦勇之至困知勉行者

注謂能恥不若人斯其爲知恥近乎勇者乎下卽接以故曰好學力行知恥之三近是其文義之相承也自魏晉間故曰誤作子曰王肅家語改竄其文爲一問一荅遂致一氣之文使之闕隔茲依史平津侯傳漢公孫弘傳訂正好學史漢兩傳竝作好問說苑建本後漢馮衍杜密傳注竝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起下辭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太譏遠色賤貨
而賁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佐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
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
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
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
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注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不惑

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
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佐所以貴之
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
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
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
爲餽餽稟稍食也稟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
上其食

勞來讀勞來之來謂勸勉之遠人謂商賈行旅忠信
重祿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聘禮記如其饗既之
數注古文既爲餽說文既小食也氣饋客之芻米也

或作粢又作餼既與餼別故注云讀爲稟或作廩爲
倉廩之或字注訓稍會是作稟不作廩也說文云稟
賜穀也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稍會餼稟皆謂
粟米餼非牲體周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以節送
逆之是往來皆有符節非符節專屬之往也又云治
其委積注云從來至去設之於道是往來皆有委積
非委積專屬來也繼絕世謂其世已絕而別去其後
舉廢國謂其國已廢而復去其人爲君周制朝聘之
時說各不同賈逵服虔以歲聘閒朝爲朝天子之訟
三季聘五季朝爲諸侯之自相朝崔靈恩以歲聘閒

朝爲朝霸主之法三季聘五季朝爲朝天子賈服之意在彌縫左傳崔氏之意在彌縫王制鄭據大行人文以爲周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王制三季聘五季朝爲文襄之霸制左傳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所以行之者與上三者天下之達德節同一也者謂所以行五達道者知仁勇所以行天下國家之九經亦知仁勇是與上所以行之者同也故上文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注訓一爲豫章句一爲誠章內三一也分作兩解未是右九章首言仁義禮爲脩身之道終言知仁勇爲

脩身之基總之皆達德也故所以行五達道者此三達德所以行九經者亦此三達德

凡事豫則大不豫則廢言辨定則不跲事辨定則不困行辨定則不疚道辨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跲 踉蹌也疾病也人不能病之獲得也

案 凡事貫下而言豫者所以誠之也諸言有道皆事

之豫也張參五經文字云恰其劫反禮作恰俞氏云
老子將欲偷之釋文引顧注偷閉塞也偷卽恰字言
再定則不恰謂不閉塞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怠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
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
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
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

明矣明則誠矣

淵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
有大至誠博學之以下此勸人學誠其身也自由也
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
誠是賢人學以知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
則必有至誠

○**注**意此因上節說明善誠身而廣言之有合天人
之道誠之者孟子作思誠者見誠者有時不思而誠
無閒斷誠之者非學思無由入誠也自誠明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善解判天人分聖賢是已而下卽繼

之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語意與及其知之成功一
也同兩則字語無軒輊此正子思子望學者當誠明
交進合性教而爲一說詳先君子微居集中

右十章首言誠身當豫明善遂并及聖賢有誠明
之分復望學者知誠明之合以明首章情道之教

卽本率性無二道也

韓退之不貳過論引自誠明二句與上文誠者不思而得

兩段聯合黎太武中庸分章吳澄中庸綱領俱從之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

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注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育生也助天地
之化育謂聖人受命在王佐致太平其次謂自明誠
者也形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
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
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案上章誠明有性教之分聖賢之別此章於誠之中
又分至次可見至誠亦性教交進不可畫然分聖賢
也其次非指自明誠者章句謂爲凡誠有未至者而

言是也曲卽孟子所謂四端之端在心爲端在物爲
曲禮器曰人官有能物曲有理致者擴而充之也由
其曲之能誠擴而充之則形箸明動此爲自誠明顯
然矣章句云形者積中而發外箸則尤加顯矣明則
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
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又
見其成功一也

至誠之道可以弔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可以辨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辨亦先也禎祥
妖孽著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
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辨左秋占
辨右冬占後右

孔疏云國本有今異曰禎

如赤雀是

本無今有曰祥

如鳳

是釋文云妖孽說文作禎翼云衣服歌謠艸木之怪
謂之禎禽獸蟲蝗謂之翼一本平作於狄氏云見平
著龜二句宜兼善惡言動四體如視精行端目動言
肆之類是也注仍主卜言固非章句單及不善亦未
密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賢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注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達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誠之爲賢言賓至誠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案誠者成也人能自成其身而道亦無不自身道達故曰成己誠者物之終始謂誠者能終萬物始萬物也故曰成物誠道不須分人物兩自字不化兩解此

皆注義之勝於時解也。章內所言皆誠者事不及誠之者誠之爲貴之語。詞無義注。謂貴至誠亦是成己爲仁。所謂克己復禮爲仁也。而推成己之仁以成物兼運以智。所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就學教對言。自應學屬智。教屬仁。大文固各有當也。然卽此以觀。則成己仁自有智。成物智自有仁。此仁智爲五性之德。而誠合外內之道也。若分仁內智外。失性之德。亦乖誠之道矣。故時措之句。宜也。句或作一句措之。宜連讀。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

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注徵猶效驗也徵或爲微不見而章三句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

案徵微形聲俱近義以化微爲長微達也達則悠遠不見而章數句皆至誠之達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

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寧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
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
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
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
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注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
無數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

案一本亦作壹可一言而盡者下文所謂其爲物不
貳是也不貳者其誠故注云要在至誠今夫天斯昭

昭之多斯指目所見而言故特云今夫今夫者今

彼也

夫猶彼見王氏釋晉

據目所見者不過昭昭之

多計及其無窮之極處日月星辰繫於此萬物覆於

此焉猶於此也下三段放此一亦據目所見而言

猶云斯也皆以證爲物不貳故生物不測之義非謂

天地山水亦合少成多自小致大也斯昭昭一撮土

皆狀其少之詞而云之多者多以所見之外言已伏

無窮意若一限定其少致辭有害於意矣李申耆云

日月星辰各有一重天其行度各有本輪均輪而皆

宗動天繫之以行故曰繫日月星辰高卑之距相乘

以數萬倍至數百萬倍故曰無窮此以上下爲言於
文義更無窒釋文昭本亦作炤撮說文四圭也一曰
兩指撮也應劭律曆志注撮三指撮之也六十四黍
爲一圭四圭曰撮箕家或以百粟爲撮或以六十粟
爲撮說又不同地曰廣厚一本亦作廣大非嶠嶽兩
山名今嶠作華通借字釋文本作山嶽非爾雅河南
嶠河鹵嶽職方氏豫州鎮曰嶠山雍州鎮曰嶽山周
京兼嶠嶽兩鎮非一山也泄本亦作洩避唐諱改江
慎修云振河海而不泄此地圖之證也水附於地而
流地能收之則地面四周有水非是水載可知矣七

經攷文卷古本伯拳釋文敝本亦伯蛟皆古通用字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引以證至誠無息注以爲行之
無已如天地山川之云豈天地山川亦由積聚而後
大乎文義窒矣不顯亦於穆之意與末章同

右十一章言至誠之道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天地
終始萬物不息則久純亦不已皆以德性之凝定
致之故總著之至誠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
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
喬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注待其人然後行者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
也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
猶博厚也溫讀如燐溫之溫謂故學之輒矣後時習
之謂之溫

案洋洋充滿之兒以道德之統宗而言優優寬裕之
兒以禮節之轍箸而言禮義今作禮儀非當從古文
作禮義亦謂之經禮謂禮中之大經大義故十七篇

如冠昏鄉飲酒燕射聘諸禮化記者謂之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射義聘義是也威儀則禮義中之節目亦謂之曲禮春秋傳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字化義猶存古至德者至誠之德至道者聖人之道安而行之謂之誠生而知之謂之性聖人之至道必待至誠之至德然後行然後疑此見知行之合一誠聖之互相濟也故尊德性之至誠而必以聖之問學自道所以致廣大而盡精微也盡精微非道問學不能也極高明之聖人亦必以至誠之中庸自道所以溫故知新而敦厚以崇禮也知新必溫故以問學

言崇禮必敦厚以德性言言此者亦以見聖人有自
明而誠也喬今佗驕例佗喬釋文驕本亦佗喬音嬌
其言足以興大戴將軍文子篇興佗生且哲釋文云
哲徐本佗知音智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佗苟無其德不
敢佗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佗亦不敢佗禮樂焉子
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

國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禮度文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所服行
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今孔子謂其時
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國章句非天子以下子思之言今子思自謂當時也
呂大臨云無德爲愚無位爲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
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
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
之道三者有一焉取裁之由故王者有三重焉呂說
頗融洽而以此爲三重非也俞氏據大戴哀公問五

義篇孔子以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爲賢而鮮非則此反古之道謂改變先王之道也反變也別一義禮度文所賅甚廣車屬制度書屬文行屬禮各舉一端言之兩輪之間曰軌車人職徹廣六尺鄭注又以乘車之輿廣隧濶見於記文者而定軌八尺蓋乘車兵車爲廣方廣方之軌宜八尺大車柏車羊車爲長方長方之軌自六尺六尺之軌軌於軫八尺之軌軌於涂故鄭注遂人云軫容大車涂容乘車二者分別言之而云同軌者行軫者皆遵六尺之軌行涂者皆遵八尺之軌故謂之同軌是猶書有籀篆而謂之同文

也說文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禮以制中樂以敦和作禮樂者致中和之道有其德謂中和之德有其佐謂天子論語云宋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者子思居宋久知其先王之禮猶有存者如樂有桑林詩賦新宮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合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皆先王之典籍也然其可資攷徵者亦廖廖數事故論語概謂之不足徵子思嘗對魯穆公曰臣書所記臣祖之言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其此之謂也孔疏云反古之道俗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

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三三三八
三三重三王之禮上謂君下謂臣徵或爲證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射厭也

案王天下謂繼周而有天下者三重上兼夏禮殷禮周禮而言其寡過矣乎下對不謬不悖無疑不惑而言也章句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亦備一義呂氏以德佐從周爲三重非也徵證音義俱近易損卦懲忿釋文劉作懲蜀才作證書脗征某傳徵證也洪範鄭注徵驗也疏云建大也質正也詩周頌振鷺篇射當依詩作斃厭也庶幾夙夜朝夕加勉也庶幾勉詞以永終譽漢崔駰傳引作眾譽終眾古通眾卽所謂在彼

在此者是也。譽較無惡，無射爲進矣。然恐未能永也。故必加勉於夙夜，以永之俗。解以庶幾爲希，幸意夙夜以永，不辭未有不如此。此詩辭章句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右十二章言聖人之道。聖以睿知言德性之事。聖人亦自誠而明，而議禮制度，考文，化禮樂，非道問學不能明。是聖人亦有自明而誠者。故總著之聖人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德度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辟如以下言聖人制化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

山川之異異謂災異如沙鹿崩之類五始謂元

季春王正 幬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
月公卽佐 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幬或作燾

案祖亦述也魯語祖識地德韋注祖習也廣雅釋詁
祖法也法習與述一義憲讀如顯顯令德之顯顯章
者發明之義注以爲法度亦通疏訓爲法明非祖述
憲章法帝王上律下襲法天地幬燾古字通用說文
燾溥覆照也廣韵直以爲同字左氏襄二十九季傳
如天之無不幬也史吳世家作燾章句云小德者全
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
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

窮也此言天地之所以爲大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且以引起下文至聖至誠與兩唯字語脈相貫此其大文之妙也注引春秋傳哀十四年公羊傳文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其臨下普徧恩慮渙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渙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

至聖性至聖謂孔子也唯天下至聖其德如天地之大爲能兼全五性也聰明睿知智之臨也寬裕溫柔仁之容也發強剛毅信之執也齊莊中正禮之敬也文理密察義之別也五性充盛洋溢滿中而以時發見亏外孟子嘗言孔子爲聖之時又謂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

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知之事也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
弓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贊
孔子一則曰聖再則曰智以見孔子爲聖之時智之
大雖至誠有所不能及中庸首以天下至聖爲言意
與孟子同是則自誠明之至誠有不逮聖誠竝進之
爲大矣睿本又作叡密察謂文理細密而可察識也
密察兩義王氏訓爲審察未是節末天覆地載之下
日月霜露又重衆言之者狄氏云天包地外地處天
中地之所不載者日月霜露固可得而及也故以照

隊次所載言周髀云兩極之下日月已微嚴霜寒露
所鍾日月之所不照者又霜露所可及也故又以所
隊次所照言各句俱有倫序俗解謂舟車以下仍專
指中國蠻貊未是貊當依釋文化貉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論天下之大經太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注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

大本孝經也肫肫讀如

一作爲

誨爾惇惇之惇惇惇懇

誠兒或爲純純其孰能知之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

也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
知

圖釋文論本亦作綸章句以爲治絲之事經者理其
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易屯卦君子以經綸
鄭本作論云論撰詩書禮樂施政事此注以大經爲
六藝是鄭本作經論與易注同也大經者經常之達
道庸道也大本者中道也倚之言依謂依放也學誠
者心必有所依放而後致之夫焉有所倚對下其仁
其淵其天言之明其皆所自有也肫與純古字並
通詩之肫本作諠亦作純士昏禮肫一肫少牢禮作

脂一純是其例苟誠也固嘗也

周語固有之乎注

常也

呂覽時固

不易得注

謂常絜也誠非常絜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能

知言唯孔子之至聖乃能知此至誠之道以見孔子之至誠與自誠明之誠亦有不同故曰唯天下至誠右十三章贊孔子有至聖之明并有至誠之實首稱仲尼明章內所謂唯天下至聖唯天下至誠總歸仲尼一人與弄誠聖分章有不同也

詩曰衣錦尙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曰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曰亾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

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哉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亏屋漏

溫 禪爲絢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絢褻之爲其文章露

見似小人也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未察

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孔甚也昭明也言

聖人雖隱居

一本作遁
釋文作遜

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君子

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相視也室鹵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猶不愧亏屋漏

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

案人必以文明爲惡非中庸之道也中庸非惡其文惡其文之簪耳簪者表簪於外而內無其實如小人之昉然曰亾是也君子內文明而外純樸如錦衣之尙絅愈闇而愈章猶潛伏之孔昭也尙絅尙書大傳作尙黼黼本作黼詩作黻衣玉藻注引詩衮衣說文引詩黼衣此詩衛風鄭風凡兩見皆不作尙絅蓋詩本作衣錦絅衣子思子以義易之如引詩伐柯伐柯以義易之曰執柯以伐柯孔叢子孔臧與子琳書引作操斧伐柯與此正同古人引書往往有代用訓詁

之例也引小雅正月詩以證闇然日章之義昭詩作
炤又引大雅抑詩以證內省之不疚愧本亦作媿皆
古通用字此節大指言君子之闇而章如潛之昭又
言君子不疚亏內省故無惡於人之所不見無愧於
神之相屋漏此皆率性之學卽首章慎獨之意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斧鉞詩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

四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
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不顯

言顯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荆之謂諸侯恣之也

圖上詩商頌烈祖篇下詩周頌烈文篇奏詩化醴偕字假大爾雅釋詁文字當作假此節大旨言君子不言動而民敬信如奏假之無言又言君子不賞怒而民勸威爲荆其不顯之德此皆脩道之教中和之致也不顯靜穆之意謂不賞怒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馨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淵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
色以威我也輟輕也言化民常以德德之易舉而用
其輕如毛耳倫猶比也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言毛雖
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
間其習習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
淵浩浩然後善

淵淵嚴節文章昭顯以至誠之見乎外者而言此節
言其德性之蘊諸中者篤恭言其敬之至亦其誠之
至未嘗以幽眇淡遠爲至也詩大雅皇矣篇不大聲
色尙非篤恭之象故孔子謂以此化民終屬淺末不

若大雅烝民詩德輶如毛爲近之德輶猶曰德車輶車之輕者毛讀爲旌旌之旌旌者旌竿之毛也故字又作毛曲禮曰武車綏旌德車結旌綏旌車重遲結旌車更輕捷凡旌旌爲斯人之幟識所以旌其明德也旌而結之取不顯惟德之意故語其德車之輕捷謂之德輶語其德化之不顯猶德車之結旌祇見其旌而已然結旌雖曰不顯猶有倫類可比不若大雅文王之詩言化民之神有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乃爲篤恭之極至荀子彊國篇引烝民詩以爲積微之義王符潛夫論慎微篇釋詩義亦同微者不顯之意

謂德車之結其旌也載詩訓事文選甘泉賦及說文
作上天之繹文選注云與毛詩載同此注讀栽訓生
物欲見此爲脩道之教卽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
物育之意自說者不從經文化民之訓空論性體之
微妙葉適輩乃從此駁經斯大謬矣 又案古義載
本有生物之訓時讀俱偕栽字爲之說詳再栽者培
之下鄭兩注似違異蓋再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
載載猶殖也明古音古義也此注云載讀曰栽謂生
物也又通時讀也時讀載種字盡用栽注故從其多
者爲文而云載讀曰栽與古義字讀曰儀古正字讀

曰徵同例學者不達彼此竄改無一當也

右十四章并言率性之功歸本於慎獨後言脩道之教歸功於伋育與首章之義同特首章詳敘其功用此章歷言其效諛爾

受業鹽城邵鼎聲校